

濒死之眼

ダイインゲ・アイ

东野圭吾

非小说

东野圭吾作品

〔日〕东野圭吾

著 张凌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ダイイング・アイ
濒死之眼

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作品

〔日〕东野圭吾——著 张凌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NMEN WENXUE CHUBANSH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5142

Dying Eye

© Keigo Higashino,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濒死之眼 / (日)东野圭吾著;张凌虚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02-015383-1

I. ①濒… II. ①东…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48138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陶媛媛
装帧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版 次 202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383-1
定 价 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濒死之眼

序 章

才感觉脖子上有水滴滑落的凉意，顷刻间就化作细雨纷纷。

岸中美菜绘奋力踩着自行车脚蹬。到家还有一公里多。

时间将近凌晨三点。她出门前，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拖到这么晚。

如同往常一样，深见家的钢琴课在十点整结束。但是之后，深见夫人邀她喝茶，两人在客厅里的豪华沙发上聊到十一点。原本这也没什么大碍，但正当她准备离开时，夫人的独生女，也就是她的学生，突然提出了一个要命的请求。她竟然要求临时更换即将在发表会上演奏的曲目，原因好像是她的竞争对手选了相同的曲目。

美菜绘原本以为做母亲的会好好管教这个任性女孩，没想到她反倒和女儿一起拜托她。无奈之下，美菜绘只好陪着她们选曲，追加练习。当一切终于结束时已过凌晨两点。如果这栋房子

没有装设隔音设备，邻居们早就在门外抗议了吧。

因此美菜绘才不得不在大半夜拼命骑着自行车回家。爱操心的玲二现在大概正板着一张臭脸紧盯着时钟吧。当然，美菜绘方才已经告知他了。

“说不定会下雨，还是早点回来吧。”

电话中，丈夫的声音很明显地掺杂了一丝不悦。玲二一直不太赞成美菜绘夜间外出。反对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晚上接活会妨碍妻子做家务。深见家的钢琴课从八点开始，即便美菜绘吃完晚餐、收拾好碗盘再出门也还来得及。玲二只是单纯地担心一个女人晚上骑自行车往返很危险。醋劲大的他，似乎认为全天下的男人都在觊觎自己二十九岁的娇妻，美菜绘对此哭笑不得。他甚至相信世界上的男人只要遇上天时地利人和就都会变身成大野狼。

即使如此，玲二还是妥协了，原因是他理解美菜绘想要减轻家庭负担的一片苦心。

玲二只提出一个条件：去深见家时，绝对不能穿裙子。据他的说法，在某些男人的眼里，女人穿裙子骑自行车的画面极具挑逗性。

虽然美菜绘认为他想太多，但并非不能理解丈夫的忧虑。他们的公寓和深见家之间的那条路人烟稀少，且途经一座大公园，经常会有一些流浪汉在附近游走徘徊，占地为家。美菜绘每次经过那段路，心里都会发怵。

今晚美菜绘在通过那个公园时也加速踩脚蹬。幸好路上不见半个人影。

随着雨势逐渐增强，打在美菜绘脖子上的雨点逐渐密集。美

菜绘平时会将长发放下，骑自行车时则将长发束起来，以发夹固定碎发。冷风吹过被雨打湿的颈边，让她不禁打了个冷颤。已经是十二月了。

汽车的引擎声从美菜绘后方传来，车灯也向她追来。她并没有回头，只是将自行车靠左边行驶。这附近的街道上设有路灯，她认为汽车驾驶员不至于看不到她。

汽车疾驰至她身后，缓缓减速，直至完全超越她的自行车，才再度加速。那是一辆黑色轿车。前方数十米开外的交通信号亮起绿灯，驾驶员大概想抢在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前急速通过十字路口吧。

在美菜绘的注视下，黑色轿车顺利地在绿灯状态下驶过了交叉路口。随后黄灯闪起，转为红灯。

美菜绘一路骑到了右拐弯的下坡路段。她不再踩动脚蹬，利用刹车维持自行车速度，谨慎地操纵着车把手。

接近路口时，她握紧了刹车。可能是被雨水淋湿的缘故，刹车并不是很灵光。

这时，后方似乎驶来了另一辆轿车，车灯追来。美菜绘依然没回头，依然靠左让行。

不过这次她感觉不太对劲。前方路口此时是红灯，这辆车行驶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了？

下一秒，她发觉自己已经被车灯完全笼罩，而她正把自行车停稳。

一回头，美菜绘浑身受到撞击。一瞬间，她感觉自己飘浮在半空中，紧接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剧烈撞击。眼前的一切天旋

地转，美菜绘完全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耳边传来杂乱刺耳的撞击声和紧急刹车声。神经接收到散乱的头发拂过肌肤的痛感。

美菜绘睁开双眼，想亲眼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东西就在她眼前。

是汽车的保险杠。眼前的保险杠正要从她身上碾过，是一辆低底盘、红色轿车的保险杠。

保险杠无声地碾过她的身体。肋骨一根根断裂，逐渐压迫胃囊乃至心脏。这一切都像慢动作行进般缓慢而又清楚。

美菜绘知道她正被汽车碾压。她的背后似乎有一堵墙，而 she 就被夹在车身和墙之间，像一块三明治。

她想放声大叫，却叫不出声来。她想抵抗，却无能为力。脊椎和腰骨正一一碎裂。

她知道自己要死了。现在的她正濒临死亡。

这时，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画面。她想起小时候曾和母亲手牵着手去参拜附近的神社。母亲那时还很年轻，有着一头乌黑的秀发。当时的美菜绘穿着和服，半路上还因为被草鞋磨破了脚而号啕大哭，爸爸因此买了双凉鞋给她。父亲那时也很年轻，虽然只是一家小电器行的老板，但靠着童叟无欺和细心的售后服务，在客人中间颇受好评。

小学时的好友小成，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在那段期间，她和小成一直形影不离。两人一同上钢琴课。为了参加发表会，两人还挑战了四手联弹。但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两人一起追星的日子。小成的家里有许多明星杂志，两人还曾经剪贴、收集过自

己最欣赏的明星的照片。她们也曾写过联名信，寄给某位明星。

车子持续从她身上碾过，内脏开始逐一破裂。混合了血液、体液和未消化物的液体，从仅存的食道内逆流而上，然后从美菜绘的口中涌出。

大脑回路几近瘫痪，美菜绘的大脑功能只够她看见最后一幕影像。

画面切换到高中时代。她从小志愿是成为一名钢琴家，但是升入高中后，她发觉了自己在琴艺方面天赋有限，同时也找到了新的目标——演戏。受友人之邀看了某个剧团的彩排后，她觉得这才是她命中注定的工作。而且，她爱上了剧团中的一位青年——他从大学辍学，一面打工一面朝成为职业演员的目标迈进。

圣诞节当晚，在他那间连像样的暖气设备都没有的公寓里，美菜绘将第一次献给了他。初次性经验并没有带给她快感，有的只是感动。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男人对她说“我爱你”。

但是，美菜绘和他的感情只维持了数月便宣告分手，原因是他突然放弃了演戏。他没向美菜绘多作解释，只丢下一句“这个世界不好混”，从此便不再出现在美菜绘面前。

那时的她甚至想一死了之。她每天都在烦恼要怎么死、用什么方法死。不过，挺过这些烦恼的美菜绘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此后，美菜绘再没有认真思考过死亡。当时她以为死亡已经和她无缘。

但是——

死亡并未离她而去，而是虎视眈眈地在她身旁伺机而动。

内脏完全破裂，腹腔的肌肉紧贴背部，像被压烂的番茄，肉块和残缺的内脏从被撕裂的皮肤中迸出，血浆四溅。

美菜绘知道一切即将结束。再过一亿分之一秒，她的精神就将和肉体同步迈向死亡。非预期的死。不受欢迎的死。毫无意义的死。

从失恋的打击中重新振作起来的美菜绘，去某间乐器厂商旗下的钢琴教室里担任讲师一职。一个月必须参加好几次比赛，穿上华服在众人面前弹奏乐器，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她与岸中玲二就是在赛场相遇的。他在人形模特儿公司担任设计师，为了准备下次的活动，来到赛场勘查。

见了几次面，两人偶尔聊聊天，因而逐渐熟识。

有一天，玲二约她吃饭。

他虽然不是个能言善道的人，但谈吐之间散发出独特的魅力。一些日常琐事在他天真口吻的描述之下，让美菜绘觉得新奇、有趣。

两人在相识后的第三年春天结婚了。那时，美菜绘是二十六岁，玲二是三十岁。

三年过去了。

她对生活现状始终没有什么不满或不安。虽然因为没有孩子而经常被指指点点，但是他俩对此毫不在意。美菜绘觉得，只要有玲二的爱，一切便足够了，而且他依然像三年前那般爱着她。当然，美菜绘也爱着玲二。

虽然这份爱无法天长地久，但她诚心期盼着这份幸福能一直

持续到他们中的一个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对呀，我要回家——

模糊的意识转换为强烈的恨意，那是幸福人生惨遭扼杀的恨意。

这份幸福原本应该再持续十几年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被夺走？我不甘心……

美菜绘直视前方，瞪视着那个碾过她身体的驾驶员。

绝不原谅！即使我的肉体被消灭，我也要恨你——

直至燃尽了憎恨的火焰，美菜绘依然瞪着对方。

唉，我还不死。玲二，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

1

那位客人在打烊前三十分钟，也就是一点半的时候进入店里。店内没有其他客人，两位女店员也离开了。妈妈桑千都子因为感冒休息，店内只剩下雨村慎介一个人，他正盘算着早早收工打烊。

那位男性客人进来之后不断环视店内，黑色圆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他问慎介：“你们还没打烊吧？”语调像朗读课本般毫无抑扬顿挫。

慎介回答：“是的。”虽然觉得很麻烦，但如果一个不小心被妈妈桑知道他提前关店赶客，他包准吃不完兜着走。

客人缓缓地坐在皮椅上，继续环视店内。

慎介送上了擦手巾，快速地确认了那男人的衣着。深灰色上衣看起来虽然不像便宜货，但怎么看都像是两年前的旧款，里头的衬衫似乎也没用熨斗好好烫平，而且他没系领带，手表是国产货，头发没有梳理，杂乱的胡须也不像为了时髦刻意蓄的。

“您要点什么？”慎介问。

客人看了一眼慎介身后的酒柜，问：“你们有什么？”

“只要不是太奇特罕见的酒，我们都有。”

“我不太清楚酒的名字。”

“这样啊。啤酒如何？”

“不，那个，你们有那个吗？以前我在飞机上喝过的酒。”

“飞机？”

“飞往夏威夷的飞机……不对，是回程的时候才对，是有奶油味的甜酒。”

“啊，”慎介像是想到了什么，从酒柜的最下层拿出了一瓶酒，“应该是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吧？”

客人脸上的严肃表情缓和了下来：“好像是这名字，没错。”

“不妨喝一点试试吧？”

慎介把酒倒进古典酒杯里，约三厘米高，递到客人面前。客人拿起酒杯转动着，凝视着象牙色的液体。过了一会儿，他像下定决心般，啜了一小口。随后，他像是要确定酒的风味，用舌头在口中翻搅品尝。

客人点了点头，露出微笑，看着慎介。

“是这个，没错。”

“那真是太好了。”

“它叫什么名字？”

“爱尔兰奶油威士忌。”

“我会记住的。”客人说完，又品了一口。

慎介心想，真是风格奇特的客人呢，看起来不像会出入酒

吧的人。为什么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呢？

还有一件事让慎介十分在意。他仿佛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不过究竟是在哪里呢？

标准体型的他，看上去大概是奔四十岁的中年男子。慎介今年迈入三十大关，身边有不少同年龄的朋友，但那男人并不像是自己那些朋友中的某一个。

慎介抽出一根烟，拿起印有店名的打火机点了火。

“客人，您是第一次来本店吧？”

“嗯。”客人仍旧望着酒杯回答。

“您是从谁的口中得知本店呢？”

“没有谁，我自己找上门的。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进来了……”

“这样啊。”

两人的谈话就此中断。慎介心想，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快回去吧。慎介暗自后悔，早知道就不要让他进来了。

“唉呀，好怀念啊，果然就是这个味道。”客人喝了半杯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后说。

“您是什么时候去夏威夷的呢？”慎介问。

其实慎介并不是真的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只是他不太能忍受两人之间沉默的尴尬。

“大概是四年前吧。”客人回答，“蜜月旅行时去的。”

“啊，原来如此。”

蜜月旅行——慎介心想，这又是一个与自己无缘的词汇。

他瞥了一眼料理台旁的时钟，上面指向一点四十五分。他心

里盘算着再过十五分钟，就要设法打发这个客人离店。

“结婚四年的话，那算是还在蜜月期吧。”慎介说。

慎介原本想接着说，如果您太晚回去，夫人就太可怜了。

“你真的这么想吗？”客人一脸严肃地反问。

“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自己还是单身，所以不是很清楚。”

“四年里可以发生很多事。”客人把酒杯举到眼前，他的表情像是在回忆些什么，然后他将酒杯放下，直视着慎介，“真的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事。”

“这样啊。”慎介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因为一个不小心，或许还要听对方的满腹牢骚。

在沉默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慎介甚至希望能出现一个新的客人来解救自己，但是救星并没有出现。

“你做这份工作很久了吗？”客人开口问道。这时慎介正打算收拾后厨。

“我在酒吧工作过很长时间，差不多有十年了。”

“做了十年就可以拥有这样的店呀。”

客人的这番话让慎介不禁苦笑了一下。

“这不是我的店，我只受雇的。”

“啊，这样啊。你一直在这里工作吗？”

“不，我去年才来这里，之前在银座工作。”

“银座啊。”客人喝着爱尔兰奶油威士忌，微微点头，“我从来没去过银座。”

我猜也是，慎介心想。

“偶尔去那边也不错哦。”

时钟已经指向一点五十五分。慎介开始清洗杯子，他一心期待客人能看懂眼色，打道回府。

“做这种工作快乐吗？”客人又开口问。

“这是我的兴趣。”慎介回答，“不过还是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

“不愉快的事？例如说呢？应付难搞的客人吗？”

“对呀。还有很多其他的事。”

薪水太少，妈妈桑又很爱使唤人——

“那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对负面情绪都会怎么处理？”

“什么都不做啊。早早忘了让人心烦的事，就这样而已。”慎介一边擦着平底杯一边回答。

“要怎样才能忘了那些事？”客人继续追问。

“也没有标准的方法，就是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和乐观的想法。”

“例如？”

“例如说……想象自己拥有一家店之类的。”

“哦，这样啊。那是你的梦想啊。”

“算是吧。”慎介擦拭碗盘的手不禁加大了力度。

虽说是梦想，但并非遥不可及的梦，它曾经近在咫尺，只差伸手触及而已。

客人把爱尔兰奶油威士忌一饮而尽，放下了空酒杯。慎介决定，如果客人还要再续杯，他就告诉对方要打烊了。

“其实我有一件想忘掉的事。”客人说。

对方突然改用非常严肃的口吻说话，慎介不禁停下手边的工